正誼堂全書

D仁13
743
71

門仁13
號743
卷71

道南源委

明治廿七年
一月廿日購求

福州正誼書院藏版

原序

道之在天下也流動充滿彌綸布濩徧東西朔南而無乎不覺豈局於一方哉程子稱先聖曰仲尼元氣也又曰仲尼天地也則知千古載道之人其旋乾轉坤於六合之表者直胥天下後世浸注之太和洋溢中矣信乎道之流行於天壤統宗於斯人者果非一時一地之所能囿也雖然溯孔孟者曰鄒魯溯二程者曰伊洛溯楊羅李朱者曰道南其始也有源其既也有委殆亦祭川者所謂先河而後海意歟余既重訂朱子所編伊洛淵源錄又考有明少宰鎮山朱公視學閩中嘗編道南源委以詔博士弟子員其

例本之朱子其文參之宋史閩通志府州縣志及遺事行狀志銘誠哉有心斯道者獨是朱公之編次重統也余在戊子春業成道統錄一書故於茲編雖溯厥統系爾惟是槩舉大凡取循源竟委之意未備者補之涉於異學者刪之且以二程冠其首爲道南之發端名固仍舊義亦有合焉輯成爰進諸生而詔之曰道之有源有委也豈不待乎其人哉亦豈局乎其地哉龜山先生本濂洛之學以造閩士其時越三四傳而至考亭朱子勉齋黃氏師弟之授受朋友之講習奮然興起者如雲漢之昭回如江河之莫禦理學名區獨盛於閩不惟比擬伊洛直與並稱鄒魯而程子道南之一語遂符合如左券噫嘻閩濱東海屹立武彝諸名勝元氣融液人與地會當吾世復有興者烏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也爾諸生景行前哲能自振拔以斯道爲己任吾見閩學之盛行且自南而北而迄於東西不局於一方不限於一時源遠流長汪洋澎湃道之所謂流動而充滿彌綸而布濩者於是乎統貫於載道之人矣猗哉南邦孰源而孰委繼此者將有待而錄諸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冬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凡例

是編名道南源委者取程夫子送龜山言吾道南矣之義

先輩有其書矣版久湮沒今爲重訂涉於異端者去之

昔所未備者補之名雖因舊實出新裁

是編既名道南凡所載諸儒皆自楊游以下其楊游以上

如漳中蔡蒙齋及海濱四先生非不立說著書昌明正

學然不得以道南名故不與錄

朱子門人有無事實可考而亦附姓名里居於後者爲尊

朱子也

元明以後諸儒如吳朝宗陳剩夫周翠渠蔡虛齋諸先生

尙矣餘或善守程朱門戶勿爲異說所惑是均有傳道之功舊集不載今皆與錄

凡著書諸公或無事蹟可稽或見道未甚精粹而所著之書不爲閫禆後學故亦得附見姓名於後

是編皆錄南學而以二程夫子冠首何也南學出於二程不忘所自也

是編所載諸儒皆稱某公惟從祀聖廟者稱先生至二程朱子復於本名上多一諱字以別之

明史本傳

朱衡字士南萬安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歷知尤溪婺源有治聲遷刑部主事歷郎中出爲福建提學副使察官山東布政使三十九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奏言比遼左告饑暫弛登萊商禁轉粟濟之猾商遂竊載他貨往來販易並開青州以西路海島亡命陰相搆結禁之便從之召爲工部右侍郎四十四年進南京刑部尙書其秋河決沛縣飛雲橋東注昭陽湖運道淤塞百餘里改衡工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河漕衡馳至決口舊渠已成陸而故都御史盛應期所開新河自南陽以南東至夏村又東南

至留城故址尙在其地高河決至昭陽湖止不能復東可以通運乃定議開新河築堤呂孟湖以防潰決河道都御史潘季馴以爲濬舊渠便議與衡不合衡持益堅引鮎魚薛沙諸水入新渠築馬家橋堤以遏飛雲橋決口身自督工劾罷曹濮副使紫淶重繩吏卒不用命者浮議遂起明年給事中鄭欽劾衡虐民倖功詔遣給事中何起鳴往勘工垂竣矣及秋河決馬家橋議者紛然謂功不可成起鳴初主衡議亦變其說與給事中王元春御史王襄交章請罷衡會新河已成乃止河長一百九十四里漕艘由境山入通行至南陽未幾季馴以憂去詔衡兼理其事隆慶元年加太子少保山水驟溢決新河壞漕艘數百給事中吳時來言新河受東宛以南費嶧鄒滕之水以一堤捍羣流豈能不潰宜分之以殺其勢衡乃開支河四洩其水入赤山湖明年秋召還部又明年衡上疏曰先臣宋禮濬治舊渠測量水平計濟寧平地與徐州境上巔相準北高南下縣流三十丈故魯橋閘以南稍啓立涸舟行半月始達東宛之民增閘挑淺苦力役者百六十年屬者改鑿新渠遠避黃流舍卑就高地形平衍諸閘不煩起閉舟行日可百餘里夫役漫無事事近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奏請裁革宜可聽於是汰閘官五夫役六千餘以其贏直爲修渠費四

年秋河決睢寧起季馴總理明年冬閱視河道給事中雒遵劾罷季馴言廷臣可使無出衡右者六年正月詔兼左副都史經理河道穆宗崩大學士高拱以山陵工請召衡會邳州工亦竣衡遂還朝衡先後在部禁止工作裁抑浮費所節省甚眾穆宗時內府監局加徵工料濫用不貲衡隨時執奏未幾詔南京織造太監李佑趨辦袍緞千八百餘匹衡因言官孫枝姚繼可嚴用和駱問禮先後諫再疏請從之帝切責太監崔敏傳令南京加造緞十餘萬匹衡議停新造但責歲額得減新造三之二命造鰲山燈計費三萬餘兩又命建光泰殿瑞祥閣於長信門衡皆奏止之及神宗即位首命停織造而內臣不即奉詔且請增織染所顏料衡奏爭皆得請皇太后傳諭發帑金修涿州碧霞元君廟衡復爭報聞衡強直遇事不撓不爲張居正厭喜萬歷二年給事中林景暘劾衡剛愎衡再疏乞休詔加太子太保馳驛歸其年夏大雨壞昭陵祾恩殿追論督工罪奪官俸卒年七十三子維京

道南源委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漳浦蔡衍鎤校

宋

程先生諱顥字伯淳世爲中山人後從開封徙雒陽高祖羽太宗時爲三司使父珦慈恕剛斷仁宗錄舊臣後使尉黃陂歷知龔磁漢等州有異政言新法不便致仕歸衆轉大中大夫所得俸祿分贍親戚之貧者先生神爽日秀語聲鏗然未能言時　叔祖母任太君抱之行不覺叙墮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之果得十歲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十二三居庠序

如老成人戶部侍郎彭思永異之妻以女十五從父命及弟伊川先生受學於濂溪周氏慨然有求道之志而汎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幾十年乃反求諸六經而得之嘗曰自再見濂溪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二十六舉進士除鄠縣主簿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得錢兄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無證先生曰易辨耳問汝父藏錢幾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幾時矣曰僅二十年即遣吏取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五六年即徧天下此錢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男女往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先生始至請其僧曰吾聞石佛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先生捕而脯之有稅官貪賄怙力衆皆憚之莫敢發獨心懼先生揚言曰外人謂我盜官錢新主簿且發之吾勢窮必殺人先生笑謂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不敢言私償所盜而去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皆狼狽惟先生

所部飲食菱舍無所不安故鄰邑死者甚眾獨鄂人無
恙調上元縣攝令事畫法均稅初富者不便多爲浮言
既而莫敢不服邑訟最繁不閱月而清江南稻冊引江
水爲陂池盛夏隄決先生恐搶時不請於郡發令塞之
隄成歲以大熟邑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爲營處之多
以未得食死先生白漕司豫置米於營至者即與自是
鮮有死者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民必有所濟
英宗治平四年移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且有老叟踵
門曰我汝父也子驚駭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爲醫遠
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先生質其驗取懷

中一書進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先生曰張
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詔募粟實邊轉輸則
苦道遠就糴必至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豫使購
粟於邊以待費大省河東財賦窘迫每官買物價翔踴
至數十倍先生度所需者使富人豫儲定其價而出之
富家不失倍息而官費比常歲不過十之二三庫有雜
錢數百千取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實告之凡民以
事至邑者必敎之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
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
凡孤煢殘疾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途者疾

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以教子弟時或親至召父老與語於兒童所讀書爲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邑始不知學自先生至而儒服者漸至數百人矣鄉人爲社會爲之立科條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先是民憚差役互相糾訴鄉鄰遂爲讎敵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初不過應文備數後遂爲精兵當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曰某於此常有愧在邑三年無强盜及鬬死者秩滿代者昌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則某鄉某也問之果然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於時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先生雖去而百姓守其教至久不變熙寧初用呂公著薦爲中允擢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每召見將退必曰頻來對奏欲常相見耳一日議論久日官報午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爲先復勸上防未萌之欲勿輕天下士神宗俯躬曰當爲卿戒之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時稱得大體王安石方相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一語及功利最

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蒼生之福也他日又言於上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傳己之心也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爾神宗嘗稱介甫之學對曰安石學不是神宗愕然因言其故安石雖與先生不合而心服先生嘗謂先生曰公之學如上壁先生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安石亦不怒後來遂不附己者獨不及先生曰此忠信人也及置條例司遣八使於四方先生在遣中會盛暑與安石對語安石手雯因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所言何事安石曰新法數爲人阻乃與程君議雯箕踞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新法行矣安石曰兒誤矣先生正色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雯不樂去自是安石與先生不合時近臣多以論新法不便外補而司馬公辭樞密不拜韓琦請解安撫領郡先生上言大臣不同心小臣預大計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四方人心日益搖動臣奉職不肖望早賜降責神宗令詣中書議安石方怒言者先生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

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屈改京西路提刑疏辭又改僉書鎮寧軍節度判官時守嚴刻多忌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任事又慮其慢己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相與甚懽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數十是歲河溢澶州曹村決先生方救小吳去曹村百里州帥劉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公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也遂以本鎮印授先生諭士卒曰朝廷養爾正爲今日耳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率能引大索以濟兩岸並進數日而合其未合也有大木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若得橫流入口吾事濟矣語畢木果橫衆以爲至誠所感鎮寧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會詔修二股河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欲盡取役先生不可昉請於朝許用八百人天方大寒昉虐役不堪衆逃而歸州官畏昉弗敢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若昉怒某自當之卽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攏呼而入因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揚言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爲也果不敢言五年郊祀

沛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邀求監局以便奉親得
監西京竹木務尋改大常丞會修三經義神宗曰程某
可用執政不對是歲十月彗星見翼軫應詔切論朝政
差知扶溝縣專尚寬厚以教化爲先有犯小盜者先使
自新後復盜捕吏及門謂其妻曰我與令君約不復爲
盜今何面目見之乃自經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
之民不治生業專脇取行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以立
威先生捕得一人使引其類不治舊惡惟分地處之使
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扶溝無盜幾邑稅重朝廷
歲常蠲除然良善之民皆先輸納獲除者皆頑民也先

生爲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會
水災請發粟貸民鄰郡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
邑皆罷先生不從得穀六千石飢民用濟內侍王中正
巡閱係甲權寵甚盛所至供帳華鮮三吏以請先生曰
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
可用之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除判武學李
定劾其立法之初首爲異論又坐鄰邑犯盜寄繫邑獄
者逸去遂罷歸先是扶溝地卑歲苦水患先生經畫溝
洫之法尚未及行至是歎曰百里之地至狹也而道之
興廢繫焉豈不有命乎然知而不爲而責道之興廢則

非矣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穉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
遣之不去詣府及司農乞留者不下數千旋遇赦以親
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從游者不遠千里而至
嘗論介甫性狠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益堅熙寧初行
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
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才能知通變及君
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
時衆君子不與之爭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
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故新
法之行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
亦須兩分其罪可也哲宗即位以時望召爲宗正以疾
不行未幾卒年五十四士大夫無論識與不識莫不哀
惜葬河南府城南文潞公採衆議題曰明道先生先生
資性過人而充養有道和粹之氣溢於面目從游者數
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倉卒不動聲色
慨秦漢以來聖道湮塞謂學者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
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
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達化而不足
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天下之學
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夫中公

告老歸僦居雒城族大人日衆先生祿養菽粟僅足而
老幼各盡其懽中外孤幼無託者皆收養之撫育誨導
期於成人嫁娶皆先遺孤而後及己子食無重肉衣無
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以遣嫁朋友中貧者厚賙窘寒
叅年而志不變身不屈皆得先生之身教也所著有定
性書闡明聖學之祕與太極圖說相表裏其微言精論
具在語錄伊川先生序行實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
孟子死聖人之學不傳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
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
聖人之道復明於世孟子之後一人而已謚純公封河

南伯從祀孔廟今世襲博士弟頤即伊川閩楊中立從
先生游比歸目送之曰吾道南矣
先生諱頤字正叔幼時高朗有大志年十四承父命與兄
明道先生受學於周濂溪之門十八詣闕上書仁宗言
臣所學者天下大中之道乞召對面陳不報後游太學
時海陵胡翼之主教事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
先生論大奇之處以學職太學判呂希哲與先生同舍
首師事焉既而四方之士聞風來者甚眾元豐八年司
馬溫公呂公著韓公絳同薦於朝諫官朱光庭先生門
人也亦言程某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

覺聖代之眞儒俾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校足
以丕變斯文書數上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
授尋召赴闕以王巖叟薦除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
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於是召
對奏論經筵三事一言上富於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
德以備講官陳說道義使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
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
俗之言接於耳目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
重道之心寅畏祗慎之德太后嘉納除通直郎充崇政
殿說書先生再辭乃受四月例以炎暑罷講先生奏言

輔導少主不宜疏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三日上殿問
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
國子監長貳看詳本監條制先生所定大概言學校禮
讓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敎養之道請改試爲課
有所未至則敎官召而敎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
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
任勵行檢以厚風敎與禮部侍郎胡宗愈所議不合又
上疏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之計惟是輔
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已也要使跬
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育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

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殆非古
人旦夕承弼之意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
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後楹垂簾而太后時一
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
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不報八月差判登聞鼓院時例
講讀官以祿薄得兼他職先生曰古人以蒲盧喻教謂
當以誠化也若營營於職事則臨時進講徒善說辭而
已辭不受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賀表先生言節
序遷流思慕彌切請改賀爲慰從之及除喪有司請張
樂置宴先生又言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
特設宴是喜之非古人不得已除喪之意乃輟樂又疏
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乞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
又論邇英漸熱乞就崇政延和殿又言本朝故事太宗
眞宗皇帝皆命講官殿上坐講立講之儀始於明肅太
后夫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所當法萬世帝
王所當法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
係宰相君德成就係經筵每當進上必齋戒潛思存誠
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覆推明歸
之人主聞者歎服而哲宗亦嘗首肯之上或服藥御医
就醫官問起居嘗聞上在宮中漱水避蟻問有是乎因

然先生曰此惻隱之心也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帝忽起凭欄折柳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又所講書有容字上藩邸嫌名也中人以黃覆之講畢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特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耳請自今舊名嫌名勿復避初內官宮嬪皆攜筆在後鈔錄講說後見說著佞人之類皆惡之在職紊月不請俸吏亦不致諸公覘知之俾戶曹持給郊廟需恩不爲妻求封或問之曰頤起草萊被召再辭職不獲乃受命顧爲妻子求封乎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不往文潞公每歎稱爲眞侍講一時人士遊其門者益眾而先生實以天下爲己任議論褒貶無所顧避同朝之士疾之如仇翰林學士蘇軾好狎侮見先生端嚴以爲不近人情者僞也會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而司馬相公率同列欲往弔奠先生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坐客有難之者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柱死叔孫通制此禮也眾皆大笑而軾又屢以鄙語戲先生朱光庭輩銜之是時呂甲公爲相每有所疑必質於先生凡進退人材軾及弟轍疑先生有力值朝廷欲以游酢爲右正言蘇轍沮之毀及先生一日赴講會上瘡疹

不坐朝已叅日先生退詣宰臣曰不知先生曰上不御殿知否宰臣曰殿太后不宜獨坐且人君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險巧請放田里朱光庭賈易輩亦疏劾蘇軾館試策問詬詆自是洛蜀之黨分而朝宗愈顧臨輩又連章劾先生不宜在經筵遂罷說書差同管句西京國子監先生再辭不報丁父憂終喪三省奏除館職時蘇轍執政謂先生不肯靖太后入其說止與西監先生再辭御史董敦逸奏其怨望改授左通直郎管句嵩山崇福宮紹聖元年哲宗親政起直祕閣權判國子監

尋主教事四年以黨論放歸哲宗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先生與司馬光同惡相濟遂削籍送涪州編管河南尹李邦直卽日令都監迫遣先生欲入別叔母不許行至龍門邦直遣途百金爲贐先生不受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邦恕之爲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邦恕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先生赴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正襟安坐及岸同舟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先生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誠敬固善

易若無心先生欲與語奈老不顧而去徽宗卽位移峽州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先生自涪州歸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富貴榮達不須學也復以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卽謁告爲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疑之先生曰上初卽位首被大恩不如是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然後惟所欲爲耳建中靖國元年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言者希蔡京意論先生學術頗僻素行譎怪今復著書非毀朝廷於是有旨追出身以來文字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范致虛又言先生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乞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正月彗出西方太白晝見除赦黨人一切之禁復宣議郎致仕大觀元年疾革門人往視之先生瞑目而臥門人曰夫子平生所學正要此時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而先生沒時年七十五矣先生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以示人弟子請益有及易書者方命小奴取篋身自發示之弟子有一字之疑必再三講解嘗云吾四十以前讀

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以後著書
著書不得已也又曰某於易傳卻已成書但逐旋修改
期以七十其書可出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用功亦
不多也中庸卻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
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
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卻如此閒過
日月是天地閒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
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胡康侯奏本朝自嘉
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某關中有張載此四人
者道學德行名於當世會王安石當路蔡京得政曲加
排抑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伏望陛下特降禮官討論故
事加之封號載在祀典以見聖世崇儒重道之意仍裒
四人遺書委官校正使學者傳習明道嘗言正叔一生
不看莊列非禮弗動弗視出於天與從幼如是又曰異
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
成就之則予不得而讓焉隨父知漢州日寓一僧寺明
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先生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
上相會自謂此某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
先生嚴重人不敢近也明道爲條例司官不以爲說而
先生所作行狀乃不載其事明道謂壽甫法可且放過

而先生於西監一狀卻甚梭計蓋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先生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所造各異但明道所處乃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擬之恐失所守先生所處雖高而實中人可企及學者以此爲法庶乎其寡過矣涪人廟祀於北巖稱伊川先生理宗賜謚曰正公追封伊陽伯從祀孔廟今世襲博士闔楊中立游定夫皆師事先生嘗侍立不去至雪深三尺云

楊先生名時字中立其先弘農人五世祖唐末入閩寓將樂遂家焉先生資稟異甚八歲能文性至孝丁母喪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九年第進士召汀州司戶參軍不赴以師禮謁見程明道於潁昌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明道死師事伊川一日伊川瞑坐先生與游定夫侍立不去及覺門外雪深三尺矣歸杜門沈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自肆久之調徐州司法丁繼母憂服闋授廬州先生獨理精深曉習律令凡疑獄衆所不決者皆立斷與郡將議事守正不阿罹外艱除喪遷瀛州防禦推官知潭州瀏陽縣安撫使張公舜民待以賓禮漕使胡師文惡先生與張善歲饑方賑濟劾以不催積欠坐衝替張公入長諫垣薦

之除荆南教授改宣德郎知杭州餘杭縣遷南京宗子
博士會省員知越州蕭山縣時從游千餘人先達陳瓘
鄒浩皆以師禮事先生嗣提點均州明道觀成都府國
寧觀後例罷差監常州市易務先生年幾七十矣是時
天下多故或說當世貴人宜力引老成開導上意會路
允迪傅墨卿使高麗回言高麗王問龜山先生今在何
處乃以祕書郎召到闕遷著作郎及對陳儆戒之言除
遷英殿說書陳論蠲稅榷茶鹽鈔燕雲軍宜衛士十餘
事執政不能用而虜騎已入寇又言今日所急者莫大
於收人心邊事之興免夫之役毒被海內誤國之罪宜
有所歸西北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宿奸巨猾借應
奉之名豪奪民財不可勝計天下積憤鬱而不得發者
幾二十年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會淵聖嗣位先生乞對
曰君臣一體上皇痛自引咎至託以倦勤避位而宰執
敘遷安受不辭此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
死大臣宜任其責而皆首爲竄亡自全之計陛下孤立
何賴焉乞正典刑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爲三路總帥
虜人侵疆棄軍而歸置而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相繼逃
去大河天險棄而不守虜人奄至城下而朝廷不知帥
臣失職無甚於此宜以軍法從事防城所仍用閹人提

舉授以兵柄此覆車之轍不可復蹈淵聖大喜擢右諫
議大夫虜人厚取金帛又賂以三鎮講和而去先生疏
曰河朔朝廷重地三鎮河朔要藩今一旦棄之虜庭以
二十州之地貫吾腹中距京無藩籬之固戎馬疾驅不
數日而至此非經遠之謀四方勤王之師逾月而後集
使之無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不可不慮
也頃聞三鎮之民欲以死拒守今若以兵攝之使腹背
受敵宜可爲也朝廷欲專恃和議以契丹百年之好猶
不能保寧能保此狂虜乎夫要盟神不信宜審處之無
至噬臍於是淵聖乃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終失機

會太原諸郡告急太學生伏闕乞留李綱种師道軍民
從者數萬執政慮其生亂先生即見上言諸生欲忠於
朝廷爾本無他意但擇老成有行義者爲之長貳即自
定矣淵聖喜曰此無逾卿者矣即命先生兼國子祭酒
遂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皇帝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
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然致今日之
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謹按安石昔爲邪說以塗學
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乞正其謬追奪王爵
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遂降安石從祀之列諫官馮
澥力主王氏上疏詆先生又會學官紛爭有旨皆罷即

上章乞出除給事中章又四上請去益堅以徽猷閣直
學士提舉西京崇福宮又懇辭職名不當得有旨楊時
學行醇固諍諫有聲請除閒職累月懇辭宜從其志以
勵廉退改徽猷閣待制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論自古
賢聖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急務者以君德在是故也
上然之除兼侍講二年以老疾乞出除龍圖閣直學士
提舉杭州洞霄宮四年上章告老從之年八十三卒近
臣朱震奏楊某據經論事不愧古人請卽其家有旨贈
官賻以金帛子五人逋早世迴遹適造已仕先生天資
仁厚寬大能容物蔬食脆甘皆可於口未嘗有所啫狐
貉緼袍皆適於體未嘗有所擇故山之田皆先世所遺
無所營增子孫滿前每食不飽不改其樂積於中者純
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
臨事裁處不動聲氣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
學之道當時賢公卿大夫莫不尊信焉得伊洛之傳爲
閩中道學正宗著有校正伊川易三經義春秋禮記解
學庸語孟解易春秋孟子義列子解莊子解經筵講義
辨字解論日錄奏議等書學者稱龜山先生論文蔣成
化元年詔立祠延平以羅豫章李延平配弘治八年追
封將樂伯從祀孔廟

皇清康熙四十五年淮學臣沈涵之請
賜御書程氏正宗四大字匾於祠

迪字遵道幼能力學指物即賦凜然如成人既冠貫穿古
今孝友和易平居無喜慍色至急人困乏而樂其爲善
則矯然敢爲與人辨論綱振條析發微指極冰解的破
聞者欽聳退而察其私言若不能出諸口度非身踐不
苟言也里有貨訟不決者連年公一言而兩家悉平游
太學聲出等夷一旦棄去抱經從程伊川游以藐然少
年周還羣公之閒同門之士咸斂手推先伊川少然可
雅器許之嘗答龜山書曰令子名迪者好學質美當成
遠器公於易春秋尤精詣熙寧三年以疾卒

游公酢字定夫建陽人與兄醇儒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
下英豪公自幼不羣過目成誦壯益自力誠中形外儀
容辭令燦然有章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一見謂其
可與適道時明道知扶溝縣聚邑人子教之召公職學
事欣然從之得其微言盡棄其學而學焉元豐六年登
進士第調越州蕭山尉用侍臣薦名爲太學錄改宣德
郎除博士以食貧待次奉親不便就擬知河清縣忠宣
范公判河清待以國士有疑義與之參訂移守永昌辟
公自隨爲學教授未幾還朝復秉鈞軸卽除公太學博

士已而忠宣罷政公亦請外除齊州判官丁父憂服闋調泉州簽判徽宗立召監察御史出知和州歲餘管句南京鴻慶宮居太平州兩乞再任知漢陽軍以親老乞宮祠除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母憂服除知舒州移知濠州罷歸寓廡陽因家焉公事親無違交友有信待僚吏有恩簽仕之初有疑獄十餘年不決者公一問得其情而釋之時編民困於征斂所至騷然公廡知四郡處之裕如而民若不知故戴之如父母去則見思伊川嘗謂人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又曰建州游某非昔日之游某也固是渾然資質溫厚又曰游某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之外立得這箇意思便道中庸矣又曰新進游楊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異且動作亦必有異故爲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俗矣其見重於程門如此年七十有一卒葬和州含山縣謚文肅學者稱廣平先生著易說詩二南義論語孟子雜解中庸義文集藏於家祠在建陽禾平里卽生前倡學處也嘉熙二年敕匾鹿山書院從孫開宇子瑩從朱子稱其文學議論皆有餘在此可與晤語

王公蘋字信伯福清人資稟清粹充養純固爲程門高弟

平居恂恂儒者及語當世務民俗利病若習於從政者然不邀名譽世罕知之知府事孫公祐列公學行於朝召見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上言曰人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欲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焉爾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册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兼史館校勘遷著作郎句外補通判常州主管台州崇道觀致仕官至左朝奉郎時中書舍人朱公震實文閣直學士胡公安國徽猷閣待制尹公焞皆舉公自代胡公薦尤力謂公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於聖朝楊龜山常曰同門後來成就莫踰吾信伯矣年七十二卒著有論語集解及著作集

胡先生名安國字康侯崇安人父淵字澤之有孝行先生七歲能爲小詩即以文章道德自任少長入太學晝夜刻晝同舍靳裁之得程氏學與論經史大義自是益進紹聖四年登第策問大要欲復熙豐之政先生推言大學格致誠正之道以漸復三代爲對辭幾萬言考官定爲第一宰執以策中無詆元祐語欲降其等哲宗命再讀諦聽逾時稱善者數親擢第三除荆南教授正身律

物務明忠孝大端除太學錄遷博士除提舉湖北路學事言聖門設科成周貢士皆先德行後文藝改使湖南所至訪求人材詢問利病刺舉必由公論奉詔舉遺逸先生以永州布衣王繪鄒璋薦時蔡京已惡先生不爲己用屬吏李良輔訴二人者范純仁之客而鄒浩所請託也遂命湖南提刑司置獄推治獄未成移北路再鞫訖不得請託之狀直除先生名勒停先生退居荊門漳水上定省外經籍自娛既而良輔以他罪發覺臺臣乃辨明前事有旨復官政和元年除成都路學事以親老乞養二年丁內艱服除以余深薦名至京得疾告歸宣和元年除太常少卿再除起居郎三辭不允乃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午坎欽宗急召坐後殿以俟先生入見奏曰臣聞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願擇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聖智又云陛下御極越半年矣紀綱尚紊風俗益衰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埽除舊迹乘

和元年除提舉江東路學事未受命而父卒比終喪謂子弟曰吾奮迹寒鄉爲親而仕今雖有萬鍾之祿將何所施遂稱疾掛冠買田塋旁築室勤耕將終身焉宣和末侍臣合薦除尚書屯田員外郎先生入謝且辭疏康元年除太常少卿再除起居郎三辭不允乃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午坎欽宗急召坐後殿以俟先生入見奏曰臣聞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願擇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聖智又云陛下御極越半年矣紀綱尚紊風俗益衰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埽除舊迹乘

勢更張竊恐大勢一傾不可復正除中書舍人屢辭不
受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之舊凡與己不合者皆
指爲朋黨見奏怒形詞色言於欽宗曰安國往者不事
上皇今又不事陛下可謂不臣矣欽宗不答一日問中
丞許翰識安國否對曰自蔡京得政天下士大夫無不
受其籠絡超然遠迹者惟安國一人欽宗稱異勉令受
職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南仲知上意不可回乃訪臺
諫犄角言其稽慢不恭宜從黜削欽宗終不許中書侍
郎何桌建議分置四道都總管先生奏曰內外之勢適
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遽以
數百州之地分爲四道則權復太重萬一抗衡跋扈號
召不至又何以待之若但委諸路帥臣專治軍旅每歲
一按察其部內或有警急京城戒嚴則各率所屬應援
如此則既有擁衛京師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桌方
得欽宗心密說京師若不可守則出幸山南可以入蜀
其意欲當南道之任又於先生嘗有推挽之力必無駭
異至是駭曰康侯乃以異議爲高古人言山林之士不
可用信然不得已於四總管之地各削其遠近州縣而
已及後京師被圍西道王襄領所部兵翺翔漢上不復
北顧果如先生所言矣吏部侍郎馮澥言劉珏行李綱

責辭實爲綱游說珏坐貶先生言陛下聖度寬明無私好惡無故復稱黨與未殄議論未一欲殄黨與一議論此蔡京行於崇寧挾制異己而遂其跋扈之謀者何更遵用之陛下欲復祖宗善政而辭言祖宗未必全是熙寧未必全非推隆王氏之學再挾紹述之議國論紛紛至今未定則辭之故也於是南仲大怒宰相唐恪何栗從而擠之遂除右文殿修撰知通州行至襄陽而北騎已薄都城欽宗亟召還不及高宗即位召爲給事中黃潛善方專政意欲斥逐忠賢先生言陛下將建中興而政事張弛人才升黜尚未合宜臣若隱情緘默即負陛下委任之恩潛善惡之訪給事中康執權彈擊遂罷宮建炎二年以樞密使張浚薦再起給事中先生子寅時修起居注高宗賜手札曰卿父未到可諭朕旨催促前來以副延佇之意先生行至池州聞駕幸吳越遂引疾提舉洞霄宮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再辭不允遂行獻時政論二十一篇復除給事中高宗曰聞卿大名湯於相見何爲縈詔不至先生辭謝乞以所進二十一篇見之施行居旬日以疾求去高宗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出左氏傳令點句正音先生奏春秋乃仲尼親筆實經世大典義精理奧陛下儲心是經則南

面之術盡在是矣除兼侍講專以春秋進講先生以學未卒業乞在外編集未允會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湖諸軍事先生奏勝非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不顧君父恐不足倚仗詔勝非改除侍讀先生羞與同列臥家不出是時秦檜雖奸故深相知而故相呂頤浩自都督江上還朝欲傾秦檜未得其方過姑蘇太守席益謂曰目爲朋黨可矣但黨魁在鎖闥當先去頤浩大喜力引勝非爲助而據先生奏擬責命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時方艱難不肯致身盡瘁自謀則善矣如國計何遂落職提舉仙都觀是夕彗出東南檐三上章乞留不報解相印去諫官江躋吳表臣亦極言安國當留頤浩卽黜躋等二十餘人以應星變先生歸休於衡嶽之下作書堂數間頹然當世之念矣初王安石獨用己意著三經新說稱爲道德性命之學於春秋聖人行事之實漫不能曉詆爲斷爛朝報直廢棄之崇寧開防禁益密先生自少年卽有服膺之志嘗曰六籍惟此書出先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殆由是乎於是潛心刻意采拾辨正準則之以語孟權衡之以五經證據之以歷代之

史研玩沈酣者三十年及得程伊川所作傳其間精義十餘條若合符節益以自信探索愈勤至是年六十一而書始就歎曰此傳心要典也蓋於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討亂賊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屢書而致詳焉紹興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不拜差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進入書成奏御高宗屢對羣臣稱善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委所在守臣以禮津遣先生以疾未行會諫官陳公輔乞禁程頤學先生奏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乞加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裒其遺書校正頒行奏入公輔與御史中丞周祕侍御史石公揆論先生學術頗僻行義不修復除永州提舉太平觀久之高宗念訓經納諫之忠特除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有五贈左朝議大夫謚文定賜田十頃卹其孤先生恬靜簡默寡於言動彊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語孟五經諸史周而復始至老未嘗釋手士子有自遠來者隨其資性而接之大抵以立志爲先以忠信爲本以致知爲窮理之漸以居敬爲持養之要志在康濟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痛苦切身雖數以罪去憂國愛君遠而彌篤見善必爲知惡必去嘗與同年飲酒過度自是終身不復醉少年好弈棊母謂

之曰得一第德業竟耶自後不復弈在長沙日行部過衡嶽愛其雄秀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職事所在也遂止嘗過上饒有從臣家居者盛饌飾姬妾請令奉卮酒爲壽先生蹙然曰二帝蒙塵豈吾徒宴樂時哉其人赧赧而止平居食無兼味而奉先之禮必極其豐家雖至困不以告人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者以先生及尹和靖爲最侯仲良言必稱二程他無許可後見先生歎曰不意復有斯人生平所與游者惟游廣平謝上蔡楊龜山數人而已上蔡嘗謂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明正統閒從祀孔廟咸化三年追封建寧伯

皇朝康熙四十五年從學臣沈涵之請

賜御書霜松雪柏四大字匾於祠弟安止安老爰臨歿命嚴敷之俱以經術行義著子三人寅宏寧姪憲

寅字明仲本文定弟淐之子初生弟婦以多男不舉文定取而子之少榮點難制閉之空閣閣上有雜木盡刻爲人形文定曰當有以移其心置書數千卷其上歲餘成誦長從河東侯師聖游十九入辟雍宣和三年登進士除校書郎從楊龜山受業遷司門員外郎金人陷京師

議立異姓公與張魏公趙忠簡逃太學中不書議狀張
邦昌僭立公棄官歸　諫官劾其離次降一官建炎三年
高宗幸金陵以張魏公薦爲駕部郎尋擢起居郎金人
南侵詔議移蹕公上書乞按行淮襄絕和議以圖中原
不宜退保吳越又言必務實效去虛文任君子斥小人
反覆萬言宰相惡其切直除管江州太平觀會應詔上
十事曰修政事備邊陲治軍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賞罰
理財用核名實屏諛佞去奸慝不報命知永州復召起
居郎遷中書舍人賜三品服紹興五年遷給事中時議
遣使講和公援春秋大義以復讎爲請高宗嘉納降詔

奬諭既而張魏公自江上還言遣使爲兵家機權竟反
前旨公力言無益者十事不納乞便郡就養除徽猷閣
待制改知嚴州又知永州寧德皇后服故事以日易月
公上疏言禮雖不復則服不除願詔服喪三年衣墨臨
戎以化天下尋除禮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丁父憂
免喪時秦檜當國除徽猷閣直學士奉祠俄許致仕檜
憾不已坐與李光書議訕朝政右正言章廈劾公不持
本生母服不孝諫通鄰好不忠途落職領州安置檜死
詔自便復其官卒年五十九謚文忠公志節豪邁初擢
第張邦昌欲妻以女不許文定頗重秦檜竦康之節及

檜擅國公遂與紹興之謫即日就道在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及論語詳說崇正辨皆行於世又有斐然集三十卷學者稱爲致堂先生

宏字仁仲文定子也幼穎敏甫就外傅銳然以求道爲心年十五遂自爲論語說編程氏雅言旦夕玩誦文定懼其果於自用乃授以所修通鑑舉要於是肆力研究弱冠游太學初事楊龜山侯仲良而卒傳其父文定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敬夫師事之紹興閒上書論復讎大義粲數千言有曰二帝遠適窮荒辛苦墊隘其願望陛下加兵敵國心目睽睽猶飢渴之於飲食庶幾父子兄弟生得相見引領東年於此在廷之人不能對揚天心充陛下仁孝之以天子之尊北面讎敵陛下自念以此事親何如下御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無堅定不易之東以直諫死於前馬伸以正論死於後而未聞詠一大邪黜一諛佞雖當時輔相之罪然中正之士陛下腹心耳目也奈何以天子之威握億兆之命乃不能係全以自輔助顧令奸邪得而殺之竊傷陛下威權之不在己也司業高閌請幸太學公見其表作書責其欺天罔人言當此意讎滅理北面敵國之時既不能建大論明天

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縟節粉
飾太平聞者歎服初以蔭補官不調秦檜當國意欲用
之貽書其兄明仲言二弟何不通問公作書辭氣甚厲
示以不可召之意時四方從學者甚衆一隨其高下誘
進之而汲汲於理欲之辨仁敬之說檜死侍臣交薦朝
命沓下而病不可爲矣所著書曰知言張敬夫稱其言
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有詩文五卷皇王大
紀八十卷學者稱五峯先生季子大時

盧字和仲文定季子也用蔭補官秦檜當國諷意名家子
弟貽書明仲問公何不通書公勉陳數事及奏乞二程
邵張從祀既召試館職除敕令所刪定官會秦禧拜元
樞檜問曰禧近除外議何如答曰外議以相公必不爲
蔡京之所爲也遷太常寺丞祠部郎初公以父兄故召
用及兄與檜忤言者希意論公兄弟阿附趙忠簡出爲
夔路安撫司參議官除知澧州不赴奉祠歸文定之傳
春秋也修纂檢討多出公手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之
稱茆堂先生

憲字原仲文定弟安老之子也安老字康年恬淡簡默喜
周人急仕至羅江令公生而靜慤雖倉卒無疾言遽色
長從文定學紹興中以鄉貢入太學會伊洛學有禁獨

與劉白水陰誦竊講既又學易於涪陵譙公天授久未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蓋心爲物溃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公喟然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爲己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養其親文定稱其有隱君子之操鄉人士從者益衆近臣林彥質范仲朱震等以其行義聞於朝被召以母老辭及彥質入西府又言之趣召愈急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添差建州教授公猶不出太守魏矼遣行義諸生人里致詔且手書力勸乃勉就職日進諸生訓以爲己之學聞者始而笑終而疑久而勸其所以修身事親接

人無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悅服延致篤行程元廉節襲何俾參學政學者大化秩滿復留者再蓋七年不徙官嗣以母老不樂居官舍求監南嶽以歸久之起爲福建路安撫司屬官時帥張宗元權鹽急私販銖兩亦重坐公告以爲政大體帥不悅遂請祠去會秦檜用事天地閉塞公泊然無復當世之念者殆二十年及檜死召大理司直未行改祕書省正字疏言金人大治汴京宮室勢必敗盟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願亟起之時兩人皆爲積毀所傷未有敢顯言當用者公獨首言之疏入即求去諸公留之不得上亦感其言以爲左宣教郎主

管崇道觀使歸而食其祿後浚錡二公召用公之力也
卒年七十七謚靖肅公在位僅半年極意顯言每論天
下事至於慷慨灑涕初與劉白水俱隱後交朱韋齋劉
屏山韋齋將沒囑晦庵師事焉晦庵自言與公游最久
而呂祖謙林之奇魏掞之熊克曾逢皆其門人著論語
會義諸書行世稱籍溪先生

大時字季隨五峯季子也兄大正僉判泉州有禦敵功公
先於湖南師事張敬夫後又講學於朱子問答甚多載
大全集

練公縉字質夫浦城人少同韜山游程子之門程子器之
大觀中擢進士第浮沈州縣不以軒冕爲榮而以名教
爲樂官至奉議郎韜山嘗與書云孟子曰萬物皆備於
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萬物皆備於我則雖行止
疾徐閒有堯舜之道存焉世之人多不自己求之以貿
夫篤志强學因其所進勉而卒之無難矣

劉公勉之字致中崇安人父元振涵詠載籍深造義理與
呂公大臨游公酢友善公自幼强學日誦數千言肆筆
爲文洎沛閎闊淩厲頓挫踰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
用事禁士挾元祐書師生收書連坐罪至流徙名爲一
道同風實以箝天下之口公知其非是陰訪伊洛程氏

之傳得其書藏去俟深夜同舍生熟寐乃探篋然膏燈
鈔默誦涪凌譙天授嘗從二程游兼遂易學適以事至
京卽往叩焉得其本末遂棄錄牒揖諸生歸道南都見
劉元城過毘陵見楊龜山皆從請業元城尤奇之留語
數十日告以生平行己立朝大節以至方外之學無不
傾盡公聽受其言精思力行久之若有所得與羣人彥
沖及胡籍溪講論切磋結廬建陽之蕭屯讀書力攜無
求於世賢士大夫咸高仰之中書舍人呂居仁與同列
曾天游李似之張子猷共薦於朝特詔赴闕劉屏山作
招劍文送之其辭曰寶劍來奉君王撫四裔定八荒時
乎時毋深藏既至秦檜方主和議恐觸忌諱但令對策
不使入見公知道不易行卽日謝歸杜門十餘載故相
趙鼎出鎮南州道出里門紆轡入謁坐語移日彌加歎
賞與朱子之父韋齋先生友善韋齋臨老命朱子師事
焉屬以後事公經理其家愛朱子如己子以女妻之所
居有白水稱白水先生孫懋

懋字子勉白水孫也博學通經文辭奇偉長受學屏山得
其論著繼從胡籍溪遊始知爲學大旨自是易象天文
地理律歷之奧無所不通授迪功郎任會昌西尉兼學
事秩滿奉祠以朝奉大夫致仕杜門埽軌仰師聖賢鄉

人子弟多所造就學者稱恆軒先生著禮記集說語孟訓解子三人燁炳炯炯燁字曄伯子勉長子天資重厚純一弗雜乾道八年進士歷官連城令蠲無名征斂新學宮教諸生入德之方改知閩縣清簡爲治與民有信大族貴宦頑庶奸胥莫敢撓法諸臺府合詞列薦以與趙丞相汝愚有連避嫌竄宗受內禪公寓書丞相言蠱毒中人之害蓋指韓侂胄而丞相不能用丁父艱從朱子讀書講道學禁雖嚴怕然自適服除主管都大坑冶司文字知德慶府葺學舍練軍實入對請恐懼修省開言路以廣忠益闡公道以進人才飭邊備以防敵詐執政議欲留公宰臣陳自強曰斯人閩縣之政吾知之然眞僞學也遂以提舉廣東常平茶鹽至官痛加裁節以足公用嘉定二年召對言方今天下之勢不可爲安所恃者人心人心固未易一所恃者公道願陛下主持此道不用一毫私心不聽左右私言除吏部郎中輪對請開張聖聽於經筵講讀大臣奏對反覆問難以采義理之當否政事之是非乞外除浙西提點刑獄所刻不避權要所舉不受干求召國子司業言治道原於士風士風本於學術祭聖相承以爲先務治教休明儒宗間出然後六經遺旨孔孟微言

復明於千載天下學者誦而習之以論語孟子爲門大學中庸爲準慶元以來指道學爲僞屏其人禁其書十餘年閒學者無所依向乞降明詔更不施行又錄朱子白鹿洞學規以進請頒下兩學與舊學規並行從之兼編修郊祀恩封建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權刑部侍郎兼祭酒左諭德同修撰時羣臣爭務容默公疏請崇奬忠讜以作士氣深戒諛佞以肅百僚固藩籬選將帥尤今日不可緩者除刑部侍郎言藝祖置將皆富之以財待武吏與待文吏不同文吏責以廉恥武吏取以才能文吏任州縣以節用愛人爲本武吏任將帥以讜賞得士爲先蓋因是時江上諸將多以黷文細過坐黜故有是言權刑部尚書兼右庶子仍兼講讀於東宮言帝王之學當本之大學探之中庸參之論語孟子然後質之詩書玩之周易證之春秋稽之周官求之儀禮博之禮記而又通之歷代之史通鑑之書以知古今之得失君臣之事鑑則物格知至意誠心正然修身治平之道猶指掌矣每講論至經史所陳聲色嚴慾之戒輒懇切再三以年過七十乞休疏二十上不允比疾猶勉勉輔導年七十三積階大中大夫爵建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以通奉大夫致仕計聞贈金紫光祿

大夫轂朝一日詔杭州府致其喪邵武軍給葬事謚文簡公爲人簡質端重和易以莊少習家訓長得名師其淵源一出於正每夜斂衽默坐虛心省察嘗取徐節孝帖教其子弟而言曰日入之後至於夜中事物俱靜志氣俱定是君子思慮經綸之時晚號雲莊居士著有奏議史彙經筵故事東宮詩解易經說禮記解講堂故事雲莊外彙續彙若干卷子厚炳字韜仲子勉次子從朱子學朱子編集程氏遺書公兄弟研窮誦讀晨夕不息淳熙戊戌第進士授迪功郎知應城縣好賢禮士修飾學宮訪求前令謝上蔡遺迹作祠於講堂之東朱子爲記再調劍浦丞專以仁義教化平易近民民有訟委曲訓戒之後有鬬者將愬於公而曰何面目復見耶黎官兵部郎中朝請大夫乞祠閒居誦讀不輟自號悠然翁朱子稱其嗜學又嘗稱其居官不苟大全集載其問答甚多著有四書問目綱目要略堂銘故事睦堂類稾稱睦堂先生謚文安子墳知將樂事精敏豪猾警服孫應李

炯字季明子勉季子授進賢丞遷固始令早從朱子學比

挂冠徜徉武夷九曲閒悠然自尋其樂焉

厚字伯醇晦伯子寶慶三年知江寧爲政愷悌不擾而辦

制閫以賢能薦俾兼幕府以收李全功轉朝請大夫知
常州衡州移南劍州辭疾不赴與學徒熊竹谷輩講道
終其身學者尊爲靜齋先生著有毛詩解家禮集註子
欽

欽字子時伯醇子在襁褓中或嘐哭示以書帙卽嬉笑甫
能言母梁氏敎以古詩輒成誦不忘七歲日授數千言
每夜達旦母憐而節之乃匿膏室中候寢熟復然從蔡
九峯學精於易以祖蔭補官承事郎知嵊縣有政聲轉
朝奉大夫出知饒處邵武南康等州時江汀邵寇竊發
一境內騷動公募義勇勦捕誅其首惡餘悉縱還陞殿中
侍御史同知樞密院事歸隱武夷茶洞日築茶巖小隱
堂終焉自號冰壺散人終朝請大夫謚忠簡著書經術
義文集十卷

應李字希泌初名棨韜仲孫謹厚莊重博習修潔舉咸淳
十年進士調建陽簿入元不仕與熊勿軒胡廷芳講道
洪源山居十有二年後建化龍書院於莒潭聚徒講授
厚給課試悉倣州縣法

方公元寀字道輔莆田人父峻字景通聚徒講學鑿井舍
傍禱曰願子孫居官如此水初官潤州識程大中珦及
卒明道爲作行狀仍託范公祖禹爲墓道碑公少與伊

川游書問往來積數十帖有曰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
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覬足下由經以
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又曰足下非混俗之流其志道之士朱
子刻於白鹿書院書其後曰伊川先生德盛言重不輕
與人今觀其眷眷如此則方公之賢可知也元祐三年
以特科出身終宣議郎威武軍節度推官曾孫蓀
蓀字次雲六歲而孤從兄略作萬卷樓儲書千二百笥遂
盡讀之登紹興八年進士調閩清尉到官三日歸而闔
戶跌宕於風煙無人之處有旨召對除祕書省正字凡
九月以風聞論事聽外補公道古非緣章甸而終不遷
著書有吟寫多出偶然羣處無羈束有寒蟬野鶴蕭然
出俗之度敬事鹽官施廷先而與林艾軒陸子靜友善
初艾軒喜稽康李白石曼卿之爲人不入俗調公曰此
數人來孔門恐一日著腳不得艾軒愧悟以公爲先聞
道兄事之朱子嘗過莆聞公論說喜躍不倦
李公復字履中閩縣人博記能文紹聖間爲西邊使者猶
及識橫渠先生嘗論孟子集義養氣之義謂其動必由
理故仰不愧俯不怍無憂無懼而氣自充舍是則明有
人非幽有鬼責不慊於中氣爲褻矣故曰無是餒也朱

子歎曰履中獨得大旨又曰近世之論多以過高失之甚者或流於老莊而不知不著此說之爲得也著有適水集

邵公清字彥明古田人元祐間太學生有十彥之號公其一也從橫渠張氏學易崇觀閒還家遂不復出築室墓側聚書十卷角巾鶴氅鄉里敬之嘗應八行舉人稱八行先生年八十四卒

楊公敦仁字仲遠將樂人嘗謂養氣之道如養苗舍之而不耘稗莠傷之助之長者則揠之而槁矣楊龜山常與往返論反身知命之學異端佛老之非

吳公儀字國華南平人清修力學漁釣橘溪之上時或紅蓼松蹊竹疃莫窺其際楊龜山嘗題其釣臺及詠歸堂豫章羅氏師事焉自號審律學者稱審律先生從弟熙熙字季明博學勵操與兄齊名時稱雙璧或從之談道論文傾心瀉意語以勢利俛焉不答元祐閒陳公瓘以其兄弟學行言於郡守延至學爲諸生講經薦於朝得召赴闕

汪公琦字全叔建陽人文學行誼知名當世宣和三年進士仕永州學教授終徽猷閣學士覃思春秋之學著春秋經解三十卷楊龜山見而稱之又著辨疑一篇語孟

說各五卷

林公子充號拙齋福清人著論語詩五十首林公之奇解論語多引用之又有指南集三卷詩文二集與鄭俠王聖時林圖南李天與爲友善鄉人重之與同里林仲嘉並稱古屯二賢

黃公穎字秀實龍溪人祖檗好學力行孝順父母父彥臣爲莆汀劍建四郡守所至有惠政察贈少師公兄弟七人登第者四俱知名當世兄碩字若沖登大觀三年進士調建昌教授外臺交薦自江陵法曹察官朝散大夫括於仕進奉祠里居教授生徒其卒也郡守李彌遜祭以文比之揚亢馬少游公以上舍免省解赴崇寧三舜廷試時彗星見指陳時政靡所忌諱抑殿丙科除崇德簿歷樞密院編修官俄遷中書舍人有忌其才出爲提點太平觀爲人温柔廉介工書隸著有周禮解義春秋左氏事類行世從姪樵仲字道夫祖預著詩解行世公杜門著書登淳熙五年進士調永福尉再調汀州錄參俱有善政俸外添支一無所受自書屏云俸薄儉常足官卑清自尊謝事歸每旦率子弟衣冠見家廟退則默坐或至終日飲食衣服不求鮮美居喪三年不歡笑里有不義惟恐其知朱子

守漳日稱其品質渾厚操履端方禮請入學及聽其講
小學書再三稱善卒日神采自若朱子遣倅翁德廣經
紀後事所著有禮記解小學日義行世從弟標
標字實夫家居及在太學登其門者常數百人浙廣名士
多師之淳熙中以舍選入對獻十論於相王淮升進士
丙科調南劍教授日以楊龜山陳瑩中之學勉勵士子
嘉泰壬戌預考南宮尚書謂人曰經義非黃架閣不收
時三魁皆公所取士眾賀得人終宣教郎著有詩解中
庸語孟解文集時有林師德者字正叔爲學者師與公
齊名

章公望之字表民浦城人少孤喜問學以祖蔭監杭州蠶
庫逾年辭去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母喪毀瘠
逾制服闋游江淮間求食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
知晉江以贓坐貶公代訴於朝得脫近臣歐陽永叔等
同薦其才除建康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烏程令趣受命
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公志氣弘放爲文辯博宗孟
子言性善排荀卿韓退之李翺之說著救性七篇又論
歐陽永叔以朱溫爲正統之非著明統三篇江南李覯
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皆出於禮公訂其說復著禮
論一篇凡所著作持義而不離於正

翁公待舉字至善漳浦人政和間進士知興化軍五更即
披衣起就燈下讀中庸一徧乃出莅事有干以私者曰
某秉筆予奪如對神明干者縮舌嘗奏蠲本年諸色科
稅郡人德之

黃公祖舜字繼道福清人宣和三年進士察任至軍器監
丞入對言縣令付銓曹察授昌若委郡守出判泉州將
行乞於科舉外訪求抱道懷德之士學行修明孝友純
篤者縣薦之州州延之學以表率諸士其尤異者以名
聞朝是亦古鄉舉里選之意留爲倉部郎中權刑部侍
郎兼侍講進論語講義命金安節校勘安節言其詞義
明粹下國子監梓行知樞密院事立朝侃侃有冒覬恩
幸者極力排之金亮犯淮大將劉錡病不能軍諸將王
權劉汜退敗高宗欲誅之公曰敗軍罪誠難赦然劉錡
有大功於國若聞而憤死得無快敵心乎高宗嘉納之
卒於官謚莊定所著論語講義朱子多引用之其他易
詩禮說及歷代史義凡數萬言又有遺文十五卷

王公普字伯照閩縣人禮學律應莫不精深登進士第官
至侍郎朱子嘗評福州前輩明禮者三人公爲最劉藻
次之任文薦又次之藻字昭信著易解五卷有曰見險
而止爲訟能通其變爲隨不能通其

夔爲盡終布衣文薦字遠流著六經章句登紹興進士
官祕閣修撰王十朋稱其直道立朝
江公杞字望老建陽人政和二年進士歷仕州縣民安其
政爲御史致仕里居十有五年講學著書不倦郡守魏
矼見其所註孝經歎曰他日變此邦爲曾閔其必因此
書也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曾　鏞鼎丹覆校
侯官馮鵬翥子翼分校
長白福　倫受天分校

同治五年重刊福州府學藏板
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道南源委卷之一終

道南源委卷之二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羅源陳紹濂校

宋

羅先生名從彥字仲素先世自豫章遷劍浦居焉曾祖文
翊祖世南父神繼皆隱居不仕先生幼穎悟不爲言語
文字之學及長嚴毅清苦刻志求道初從吳國華游已
而聞楊龜山得伊洛之學慨然慕之龜山方爲蕭山令
徒步往從焉初見三日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枉過一
生蓋知前日之學非也龜山亦喜其可與言遽語以必
傳嘗論易至乾九四爻云曩日聞伊川說甚善先生嚬

田走洛見伊川而問之亦不外龜山所言於是盡心力以事龜山摳衣侍席二十餘載盡得不傳之祕初龜山以孟子飢者甘食章令先生思索先生曰飲食必有正味飢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道不悅於小道而適正焉則堯舜人皆可爲矣龜山曰此說甚善更於心害上一着猛省則可以入道矣先生服膺此語凡暗好一切禁止同邑陳淵龜山壻也每詣先生竟日乃還謂人曰自得仲素日聞所未聞奧學清節南州冠冕也郡人朱喬年李愿中執弟子禮來見終日靜坐只說文字未嘗一及雜語紹興壬子州學落成以太守周綰之命領袖諸生行釋菜禮有洙泗斷斷氣象先生清介絕俗山居有顏樂齋寄傲軒邀月亭獨寐龕白雲亭臨池有濯纓亭吟詠自適絕意仕進靖康中採祖宗故事爲遵堯錄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與學者論治則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憂則善心生故治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樂則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四方而起朝廷譬人之傷氣寒暑易侵本之傷心風雨

易折論士行則曰周孔之必使人明道學者衆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行忠義也易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行忠義也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忠厚正直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怨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滔正類如此朱晦庵謂龜山倡道東南士游其門者甚衆而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先生一人而已紹興二年以特科授博羅主簿卒於官士民哭之慟罷市三日學者稱豫章先生著有毛詩解中庸說語孟解春秋指歸台衡錄議論要語二程龜山語錄滔祐聞賜謚文質明萬歷閒從祀孔廟皇朝康熙四十五年准學臣沈涵之請賜御書奧學清節四大字匾於祠從姪博文博文字宗禮一字宗約祖畸字疇老爲太常博士定孔子冠冕制禮樂歌二十餘章歷官知盧福處三州著文海百餘卷講義五卷道山集三十卷祕錄四十卷蓬山志五卷洞霄錄十卷公資稟和粹沈靜寡欲處己待人一主誠敬從李愿中游得伊洛所傳之要歎曰儒佛之異

公私之閒耳從此沛然自信其守益堅用蔭歷官靜江
府觀察支使凡士大夫坐忤秦檜竄貶過府下者皆善
遇之至竭廩鬻衣以濟其乏改知瑞金縣縣故多盜計
獲渠魁數人置於法歲旱發廩賑饑躬親厝置又推其
餘以及旁縣張魏公都督江淮辟爲幹辦公事愿中聞
而喜曰張公高明閎大而宗禮以精密詳練佐之幕府
無過事矣以嗣位恩轉通直郎賜五品服使募兵江西
羅建康皆有成績得知和州未上而吏部侍郎汪應辰
制置全蜀辟爲參議官推誠啓告政最天下嘗鋟二程
遺書得張橫渠家人流落不能自振者爲言應辰延置

府學士大夫游宦貧不能歸或不幸死與死不能葬者
各捐俸助之衆遷承議郎請祠得主管雲州崇道觀卒
朱子惜其不及大用又傷吾道不幸而失此人
黃公鍰字用和浦城人政和中第進士嘗從楊龜山受業
龜山器重之及爲工曹守將高其才多委以事適諸邑
有水患按視官希部使者意多不以實聞公請蠲田租
十去其八使者怒公雅辭詳對卒得所請調西安丞靖
康初李忠定宣撫河東辟爲幕屬高宗朝拜監察御史
首陳七事深蒙嘉納會廷臣奏事高宗曰鍰論人君治
心事甚詳當處以諫職有沮之者除江西提點刑獄有

奏議雜著論語類觀唐史篤論二十卷

鄭公轂字致遠建安人父鎮登仕郎以詞學名公初就學晝夜誦中庸不息父戲之曰此篇句讀易讀耶公對曰讀書止句讀安用之竊意聖人之道在此既冠入國學叅舉不第歎曰昔之求道者尚友古人吾今未及大賢之門其可已乎遂走河南值二程已逝乃從謝顯道游政和六年以八行舉尋第進士調御史臺主簿祕書郎出守臨江軍乞祠歸自號九思嘗執父喪火延喪室抱棺叩頭慟哭不去已而火熾柱至半止鄉人名止火柱朱子有言鄭博士某舊及見之年七十餘矣嘗見上蔡

學事學故有田舍法罷歸買馬公請復舊守曰買馬養士孰急公曰養士急耳守曰抗長吏耶公曰天下所恃以治者禮樂法度也既兩棄之尚可言哉守不能奪命攝獄有囚殺人守欲奏免之曰陰德可爲公曰陰德豈可有心爲耶殺人幸免如死者何秩滿士民乞留不獲相率餽錢五十萬不告姓名白守曰教授貧無以養願勸之受公辭不可請置學買書歸至廣新興大饑帥連南夫檄發廩賑濟復爲糜野食之願貸者聽全活萬計歲適大稔償亦及數民投牒乞留以數百輩囚奏辟終其任紹興八年赴政事堂審察遂上疏萬言作蔽主蠹

國害民各上下二篇上之高宗稱善下中書秦檜惡其
譏己格之授靜江府古縣令道由湖州守汪藻留與
修徽宗實錄固辭或曰是可以階改秩公曰但意未欲
耳遂行廣西帥沈晦問公何以治縣公條十餘事晦曰
此古人之政今日詐疑胡可行也對曰誠不至耳蠻貊
可行也豪民秦琥武斷鄉曲持吏短長號秦大蟲邑大
夫以下爲其所屈公至頗革公喜其遷善處以學職他
日乘閒請囑公謝絕之琥怒遣子弟要奪士人財物既
又侵貸學錢公呼至面數琥奮臂厲聲曰何與君事公
叱下告眾白郡及諸司將寘之法琥忿而死一郡稱快

先人甚敬焉

高公登字彥先漳浦人精於易其爲學以愼獨爲本徽宗
時爲太學生與陳東等上書乞斬蔡京童貫王黼梁師
成李邦彥宋勔等六賊廷臣建和議奪种公師道李公
綱兵柄再抱書詣闕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帥臣王時
雍縱兵欲盡殲之公與十人屹立不動欽宗卽位擢吳
敏張邦昌爲相敏又白李邦彥無辜乞復用之公上書
曰陛下踐祚之初人人跂足以待維新乃兵革擾攘一
切未遑首擢吳敏張邦昌爲相又納敏黨與之言李邦
彥將復進用臣恐天下將以陛下爲不明之君人心自

此而離不報再言陛下有太甲之不明而朝無阿衡靡
明皇之有初而相同林甫臣身微賤臣言係宗社存亡
未可忽也自是凡五上皆不報因謀南歸忽聞邦昌各
與遠郡一時小人相繼罷斥與所言偶合者十七八喜
曰可盡言矣復爲書論敏不報初金人至六館諸生將
遁去公與林遁等請隨駕隸聶山帳中而帝不果出金
人退師敏遂諷學官羅織公等屏斥還鄉紹興二年廷
對極意盡言無所顧忌有司惡其直例作文理紕繆授
下州文學尋有旨附第五甲乃授廣東富川主簿憲臣
董棻聞其名檄讞昭賀龔藤潯梧六郡獄復命兼賀州

古縣秦檜父舊治檜實生此帥胡舜陟謂公祠之公曰
檜爲相無狀曷以祠爲舜陟怒既又合市熊掌牛乳公
曰踐雪而搏猛獸將春而奪之牛此人止耶舜陟大怒
移荔浦丞康寔代公適公亦以母病乞去舜陟遂撤檜
祠而自爲記且摭秦琥事誣以專殺罪詔送靜江獄舜
陟遣健卒捕公值公母死舟中藁葬水次航海詣闕請
納官贖罪故人有爲右司者謂曰丞相云嘗識君於太
學能一見終身事且無憂上書徒爾也公曰某知有君
父而已既而中書奏納官贖罪無故事仍送靜江獄公
歸葬其母訖事詣獄而舜陟先以事下獄死矣事卒白

敕還家至廣漕帥鄭高趙不棄辟公攝歸善令是秋委考試潮州公摘經史要語命題策閩浙水災所由皆屬意時事郡守季仲文馳達檜檜怒坐以舜陟所奏取旨編管容州高不棄亦坐鐫一官南省至揭公名爲考官戒時公出試院還矣省符下漳州遣使臣謝大作持示之公讀畢卽上馬大作曰少入告家人無害也公曰君命敢稽耶大作愕然比夜巡檢傾百卒挾兵刃至公曰若賜死亦當拜敕乃就法大作感公忠義爲泣下奮劍叱巡檢曰汝欲何爲省符在我手無他語也公謫居授徒自給聞朝廷政事少失輒顰蹙不樂大失則慟哭隨之臨卒所言皆天下大計後二十年丞相梁克家守閩萬傅柏壽柏繼以其事聞追復迪功郎後五十年朱子守漳建祠作記比之侶夷柳下惠又奏乞褒錄贈承務郎公事母至孝嘗奉母舟行阻風封康閒方念乏晨羞忽有白魚躍入母病思食鹿肉夜有虎銜鹿置門去所著有家論等篇及東溪集明成化閒復建祠邑中專祀李公郁字光祖光澤人元祐黨人朝散郎深之子幼不好玩坐立必莊從舅氏陳瑩中學踰冠復從楊龜山龜山妻以第三女嘗告之曰學者當知古人學何所用心學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爲謂之仁若曰

仁人心也則何者謂之人心公退求之不合因取論孟讀之十有八年乃渙然有得龜山歿以所學淑後進嘗語學者曰聖賢遺經讀之又讀於無味處益致思焉至乎羣疑並興寢食不置然後當驟進耳陳默堂稱其學口目俱到未見其比游太學紹興中以遺逸召對陳當世大務高宗改容傾聽補迪功郎除敕令所刪定官丁憂服闋會秦檜用事自度不能俯仰祿仕築室於邑西山居焉家計屢空曠然不爲意當世賢大夫益高仰之辟福建帥府機宜文字日訪民閭利病告其長而興除之二日帥欲毀民居數十爲列肆酤酒要利爭之不聽以老病辭歸帥慚謝強留卒於官年六十五公天資粹美涵養有方誨人無倦色自奉甚約而事親極其厚承朝散公遺命爲其叔父庭之後庭卒毀瘠如禮治喪必誠必敬兄偕罵賊死事嫂如母撫其子女如己出凡世務人情官政文法以至行陣農圃之事靡不習知朱晦庵表其墓惜其未究於用所著有易傳論孟遺稟及遺文數十卷藏於家學者稱西山先生從子呂

呂字濱老父純德有孝行治周禮兼左氏春秋朱晦庵表其墓稱爲好德有常之士公蚤孤事母至孝育弟妹有成聚族千指朝夕序揖至老不倦幼從從父光祖授龜

山之學晚見朱晦庵於廬阜爲講學友於書無不讀尤
精於易每言易在識時和之以義苟非眞知義之所在
而喜言變反害於易矣時邑令憂無社倉詣公求教公
條畫精明綜理縝密晦庵爲之記子閩祖相祖壯祖孫

方子

閩祖字守約別號綱齋濱老長子蚤授庭訓已而從學朱
門篤志強力精思切論晦庵延之家塾以訓諸孫爲編
中庸章句或問輯略登嘉定辛未進士調臨桂簿提刑
方信孺漕使陳孔碩咸資以決事暇卽詣學講迪諸生
士習丕變調古田令改廣西帥幹勤愼明恕諸司論薦

改秩未赴卒有問答十卷
相祖字時可濱老次子爲晦庵高弟辯質詳明用心精切
嘗以晦庵命編書說三十餘卷
壯祖字處謙濱老季子與兄守約同第進士調閩清尉初
至求教朱晦庵嘉其有志語以爲學之要眞西山嘗薦
之稱爲人物典刑

方子字公晦濱老子正己之子也少博學能文端謹純篤
初見朱子謂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
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竟日危坐對賓客一語不
妄發雖奴僕不加詬詈然皆嚴憚之嘉定七年登進士

廷對第三人調泉州觀察推官眞西山爲守稱其學窒
氣平本經術明世用每有大事必資決而行暇則辯論
經訓至夜分不倦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公曰
是求也可乎哉丞相史嚴遠怒之踰年始除國子錄將
選入宮僚不少貶以希合或告嚴遠曰此眞德秀黨也
使臺臣劾罷之既歸從游者盈門公學得諸心傳親切
超詣嘗語人曰吾問學未能周盡幸於大本有見此心
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若得眞實務學之人發明綱
領斯道庶幾不墜爾起辰州通判尋卒著有朱子行狀
傳道精語等書又有禹貢解慶歷二年眞西山在樞密

與尚書袁甫進於朝特旨授朝奉郎與一子恩澤元虞
集稱其於朱學確守不變所謂毫分縷析致知力行蓋
將終身焉弟文子
文子字公謹亦從朱子學歷知閬潼二州吏譽藹然持麾
蜀中二十年以道學倡蜀人宗之
陳公淵字知默初名漸字幾叟沙縣人兄瓘字瑩中通易
數言國家大事多驗登元豐二年進士第三人歷官給
事中屢言章惇蔡京奸邪又與宰相曾布不合貶外因
不知程伯淳自以爲恥遂從楊龜山學著了齋集尊堯
集邇齋閒覽諡忠肅公初受業程門繼亦受業龜山與

羅豫章爲友龜山稱其深識聖賢旨趣妻以女當知餘
杭時嘗送南歸詩云幾年夢想到親闈身逐行雲萬里
飛茗水未殊沂上樂春風無負舞雩歸紹興五年近臣
廖公剛胡公寅等薦充樞密院編修丞相李公綱重其
行爲布衣交至是爲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辟爲制
置司機宜文字七年詔舉直言以胡文定薦召對改官
賜進士出身除監察御史遷右正言入對言比年以來
恩惠大濫賞給太厚又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高宗
曰楊時之學能宗孔孟其三經義辯理甚當對曰楊時
始宗安石後得頤師之乃悟其非高宗曰以三經義解
觀之其見安石穿鑿矣對曰穿鑿尙小至於道之大原
安石無一不差聖賢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
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昧其原仁道至大論語隨問
隨答以愛人語樊遲特其一端安石遂以愛爲仁其言
中庸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己孟子七篇專
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揚雄善惡混之言至謂無善無惡
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因論和議願以和爲息戰之權
以戰爲守和之具章五上益梗切秦檜惡之復疏論其
親黨鄭億年檜益危遂解言職除宗正少卿以何鑄論
罷管台州崇道觀卒著有默堂集

蕭公顗字子莊浦城人天資樸實少孤事母以孝聞母喪廬墓有靈芝之異與李公郁陳公彥羅公從彥同游楊龜山之門嘗答友人書云士之所志舍仁義何爲哉仁必欲熟義必欲精仁熟則造次顚沛有所不違義精則利用安身而德崇矣後以叅舉得官爲清流簿終歲而歸徜徉閭里朱喬年先生嘗師事之

曾公恬字天隱晉江人少從楊龜山謝上蔡陳了翁劉元城諸賢游爲存心養性之學紹興中仕大宗正丞秦檜當國公自守不爲屈求外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觀著有上蔡語錄二卷

林公采卿字朝彥仙游人嘗從陳瑩中學瑩中稱曰頭頭直又從楊龜山學龜山稱曰百鍊鋼登崇寧五年進士歷官知泰州時帥奏開溪費州南通辰沅西抵瀘戎公言得溪費地不足耕得溪費民不足治恐啓釁端徽宗然之又奏蠲州民宿逋二十萬八千四百五十餘緡米十五萬四千八百石州人祠之秩滿部使者疏留徽宗曰是嘗奏罷溪費州役者與之以寬朕西顧靖康中以煩言得旨衡替僑寓浩陵之韓亭日與其士大夫唱酬自適浩人以公才學出處與黃太史相後先因號小浩

尹和靖見之曰溪費一奏皆自養氣中得之薦於張浚

辟參謀軍事力辭建炎三年以淄守王擇仁及河北帥
臣薦充湖南帥司參議沒視師江上欲以宣撫判官辟
不就及還朝首薦之蒙召乞祠終朝請大夫

鄒公柄字堯叟泰寧人熙寧六年進士官至宣城令少有
文名工詞賦壯游四方從中山劉彝爲學浸灌六經貫
穿百氏各得其宗其莅官雖雜冗必盡力而處之裕如
晚得從楊龜山游其卒也爲辭哀之

廖公剛字用中順昌人聞書作
紹興五年登第宣和初自漳州司錄除國子錄擢監察
御史蔡京當國論奏一無所避以親老乞補外出知興
化軍欽宗卽位以右正言召丁父憂服闋除工部員外
郎以母疾辭紹興元年盜起旁郡官吏悉逃去部使者
檄公撫定公遣長子遲諭賊賊知公父子信義亦散去
除本路提點刑獄尋召吏部員外郎請稽舊制選精銳
爲親兵又乞營建康以杜北人窺伺之意遷起居舍人
權吏部侍郎兼侍講除給事中丁母憂服闋復拜給事
中言江淮兵備莫若屯田可以免待哺轉餉之患爲三
說以獻時朝廷推究章惇蔡卞誤國之罪追貶其身仍
詔其子孫不得官於朝於是章傑自郎中出知婺州蔡
僅自侍丞提舉江東茶鹽事公封還詔書謂如此豈足

以示懲有旨悉與之祠遷刑部侍郎乞補外除徽猷閣
直學士知漳州漳俗侈靡喪娶踰制公立條約諭之值
日食求言公請以建國公正皇子之號布告中外異時
雖百斯男不復更易乃可以承天意示大公高宗讀之
竦然詔拜御史中丞奏臣職糾弁邪當務大體若拘拘
細故非臣本心又奏經費不支盜賊不息事功不立命
令不孚及兵驕官冗之弊其原在一人之身若誠意正
己臨照百官則是非不紊邪正洞見弊可次第革矣又
奏人君之患莫大於好人從己若大臣惟一人之從羣
臣惟大臣之從則天下事可憂時諸將恃功希恩所請
多廢法公隨事論列至於四五諸將肅然鄭億年與秦
檜有連遂得美官邊報至從官會都堂公謂億年曰公
以百口保金人今已背約有何面目在朝廷乎因顯疏
其惡億年奉祠去復奏起舊相之有德望者處以近藩
秦檜聞之曰置我何地改工部尚書以王次翁代其任
次翁劾公薦劉昉陳淵與爲朋比以徽猷閣直學士提
舉亳州明道宮明年致仕著詩經註解性理小學集註
學者稱古溪先生子四人遲過遂遠皆秉麾節邦人號
爲萬石廖氏

王公德修南劍人尹和靖門人朱子嘗與書云某於和靖

先生既不得親受音旨而其高第弟子如老丈者又未得見其仰慕如此

何公兌字大和邵武人由宣和進士調廣東提刑檢法官東平馬伸撫諭廣南見而賢之奏爲屬伸本程門高弟因以所得於程者以授公既而坐論時事貶死公欲力辯其功乃子輒止之因爲伸作行狀歸守其學不變紹興中通判辰州聞秦檜自陳靖康反正之功公曉起推伸遺像哭之將上其事其子曰待檜死未晚也公曰不然萬一我先死瞑目有餘恨矣手書達尚書省言伸爲侍御史時移書僞楚斥使避位大節凜然復以所作行狀進秦檜怒下公獄詔削官竄嶺檜死復職歸至里門親友相見喜馬伸得白一笑病廢踰年卒公天資重厚勇於爲義臨事奮不顧身居常稱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是吾死所也性喜中庸踐習不懈鄉人稱中庸何公著易傳子鎬

鎬字叔京毅然任道一意操存與朱子友善辯論精密嘗言耳目之官卽心之官仁義者道之全體持志則心自正心正則養自明先存其心然後能視聽言動以禮必先盡心知性識其本根然後到持養之功朱子歎稱之嘗與書曰執事家學淵源之正而才資敏銳絕出等夷

其深造默識固有超然非誦說見聞之所及也而其口
講心潛躬行力踐已非一日之積詞旨奥博反復通貫
三復竦然有以仰見其所存之妙以父恩補安溪簿未
赴江西帥府辟掌機宜文字再調上杭丞治尚寬仁白
罷無名征賦部使者鄭伯熊患郡事不理繫者或至紊
百乃檄公佐治公披閱文書白守決遣旬日悉盡後因
論均賦與守不合謝歸築書堂於所居之南坂名曰高
遠用示標的調潭州善化令將行卒朱子哭之甚哀爲
文以祭者再而銘其墓謂其清夷恬曠廉直惠和云著
易說論語說朱子皆曰可傳又有史斷及臺溪集數十

卷稱臺溪先生
李先生名侗字愿中劍浦人少豪勇常夜醉馳馬數里既
冠游鄉校有聲已而聞羅仲素得程楊之學遂棄場屋
往師事焉授以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
心遂屏居山田結廬水竹間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
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其於天下之理該攝洞
貫以次融釋各有條緒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觸處
洞然發必中節事父兄至誠至敬閨門若無人聲而
衆事自理平居惘惘無所可否及酬應事變斷以義理
有截然不可犯者生事素薄而處之有道凡親故鄰里

貧不能婚嫁者節衣食以賑助之長者事之盡禮少者賤者接之盡道其答問後學晝夜不倦至推闢異端則實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而辯之於錙銖毫忽之間其論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勵廉恥爲先本末具備可舉而行嘗謂學者曰學問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則雖一毫私欲之發亦自退聽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其語中庸則曰聖賢之所以開悟後學者無遺策矣而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要指也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如顏子之歎卓然見爲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開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遇語春秋則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嘗以黃魯直所稱周濂溪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氣象學者存此於胷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又云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眞之說而不知也沙縣鄧迪謂先生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朱子承父命常往師焉謂其資稟勁特氣節豪邁充養完粹無復圭角語默動靜自然之中若

有成法其德純道備學術通明既不求知於世亦未嘗
輕以語人蓋庶幾乎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年七十有
一卒謚文靖稱延平先生平不著書不作文所傳有
延平問答及語錄行世萬歷四十三年從祀孔廟

皇朝康熙四十五年從學臣沈涵之請
賜御書靜中氣象四大字匾於祠

朱公震字子發邵武人學有源委常參謁謝顯道而友胡
康侯登政和進士歷仕州縣以廉稱高宗用趙鼎薦召
至問易春秋之旨擢祕書少監兼侍經筵又兼翊善高
宗曰天生朱震爲今日資善得人終翰林學士知制誥卒

著漢上易易集傳易總記

游公烈字晉老邵武人素以孝節稱受業胡安定之門郡
人知經學自公始登皇祐元年進士官至職方員外郎

盧公奎字公圭邵武人登政和間進士官至江西運判當
作毋我論爲眾所推號盧毋我其學多得於楊龜山晚
寓黔中著筆錄十卷

劉公子翬字彥沖崇安人祖民先字聖任奉母至孝父翁
公子翬字彥沖崇安人祖民先字聖任奉母至孝父翁
字仲遠資政殿學士嘗奉使入金金人欲立之酌酒自
縊伯兄子羽字彥修爲待制進爵子棟概厲節不附秦
檜朱子稱爲人傑仲兄子翼字彥禮精敏力學深惡浮

屠戒子弟勿觀其書靖康開承父命入奏事欽宗見其
進止閒雅除江西轉運使司歷知建州信州所至不擾
甚得民心公以父蔭補承務郎通判興化軍畫計備衛
賊不敢犯年方三十以痛憤父沒哀毀致疾不堪吏責
遂匄閒局主管沖祐觀以歸自號病翁世居屏山有園
林水石之勝危坐竟日有所得則筆之於書數日輒虛
父墓涕咽或累日乃返處兄弟怡怡然與胡籍溪劉白
水爲道義交講學外無雜語深於易家有二齋東齋名
復西齋名蒙朱子承父命師事之閤以入道次第曰吾
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吾之三字符也妻
死不再娶以兄子翼幼子琪爲後年四十七得微疾同
入謁家廟泣別母夫人作書編訣友人召琪付以家事
示葬處告學者以修身求道之要作訓誡數百言彈琴
賦詩澹如平日居兩日沒學者稱屏山先生謚文靖有
文集二十卷琪位至觀文殿學士以忠孝聞無子以學
裘學雜爲後學裘守撫州刻規約於學以示學者時一
至爲解說義理移守邕州有惠政終朝散大夫學雜南
雄通判

吳公栻字公發瓯寧人登熙寧進士第徽宗朝爲開封府
推官高麗自元豐後久不修貢公以給事中往諭德意

叅官至龍圖閣直學士再鎮成都陞辭上曰卿清謹循良故委以重地後知鄆州卒著有論語十說

黃公偉字維之後卽字爲名更號叔張永春人弱冠同兄巽之入太學歷試占首與黃槐同時人稱二黃紹興二十七年登進士歷官國子監簿進所撰太祖政要論愛名器勵廉恥因及詮試冒名代筆等弊自是有覆試任子之令時議欲立武賢良科公不可遂寢除大理寺丞少卿欲奏獄空公以所隸有獄不敢書名少卿竟削其名以奏公白執政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求外補差知邵武軍陛辭對論選用大臣當如王素對仁宗言宦官妾不識名者可入選又論乾道新書不宜刪減內侍不得干預朝政孝宗稱善翌日出劄子復舊法後歷官江西提學公爲小官恥於求舉及更麾節所薦引多寒士其挾貴而來者皆不舉也歷中外直道而行居閒十年手不釋卷嘗與朱子論學後進皆以鄉先生事之自號竹坡居士年七十九卒臨卒猶與諸子講論至夜分

陳公知柔字體仁永春人紹興十二年進士第四人與秦檜子嬉同榜授台州判官辯釋冤盜四十餘人教授建漳二州歷知循州賀州時同榜前列藉檜之力俱致通

顯公獨離囂無仕進意自號休齋居士雅好山水徧游
浙廣諸名山諸生從者戶屨常滿寓僧房四壁蕭然作
賦讀經忘其貧老著易本旨易大傳易圖春秋義例古
學圖詩聲譜論語後傳詩話梅青傳詩騷古賦雜著行
世王十朋贈詩略云大陳如金玉一室清無塵胷中包
今古筆下眞有神講席延諸生黃卷呵古人異端斥佛
老吾道鳴孟荀其卒也朱子祭以文曰某少游宦獲從
公游泉漳閒蒙公誘掖良厚後別去幾三十年去歲冬
復見握手如平生歡及某之還載酒餞洛陽慘袂分攜
潸然不樂未兩月公訃遽來嗚呼痛哉公於諸臣皆有
論述許以寄我相與考評而今而後不復遂此願矣緘
詞千里寄此一奠尙惟精爽聽我此言

高公曇字子雲福寧州人紹興三十年進士爲大學博士
疏言訓練士卒久任帥守孝宗稱其老成歷練遷祕書
省著作郎兼王府教授再對便殿悉當上意御批其札
送中書既退趨出目送之光宗在儲宮以宮僚入宴恩
意浹洽手書容齋二字以賜容齋公號也嘗修乾道會
要轉朝散郎有易說及詩文二十卷

吳公大成漳浦人紹興閒秦檜柄國隱漸山石櫺洞講明
正學與丞相陳俊卿三山林擇之聚歡賦詩乾道中奉

檄湖湘往還京浙著有梅月詩卷筆義經疑傳臺
余公復字子叔寧德人少從張翰學精於周官紹興元年
對策大廷光宗稱其直而不訐拔置第一賜之詩寧宗
即位詔入史館兼實錄檢討歸擇邑南佳勝辟園搆軒
觴詠其間著禮記類說左氏纂類
王公士奇字求叔福安人弟知章爲達州教授公舉進士
適聞其訃遂不赴延對往蜀護喪後就試當得官以母
老勾祠當國者高其行以堂除凡二十三考方任莆田
法曹眞西山語當路曰王君文行俱美當於古人中求
之後以奉議郎賜緋致仕優游田里手不釋卷多所著

述年八十四卒有諸經釋疑
吳公楫字公濟崇安人幼自雄其才謂功名可立取紹興
末試鄉省不第遂主盟林壑絕心仕進與朱子吳郁研
窮理學嘗言逐日應接事物之中須得一時寧靜以養
精神要使事愈繁而心愈暇彼不足而我有餘朱子遣
子師事之晚年以特恩補官調桂林簿
王公悅字習之莆田人紹興閒進士調漳溪尉嘗佐浙西
憲幕有負鹽繫獄者歲久莫剖公決以非辜縱之守懼
不敢公請獨任其咎官終南外睦宗院教授著春秋解
五經贊疑

程公伯榮字良弼古田人與王龜齡沈有開傅子淵皆友於朱子閩書以良弼爲名伯榮爲字

鄭公樵字漁仲興化人攻國器太學生嘗謁己田築蘇洋人食其德沒於姑蘇公年十六徒步歸葬結廬越王山下從兄厚學問該博公與講學從游者甚眾既而卜築夾漈又出游名山大川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留借讀夜則仰觀星象寒暑寢食爲之都忘紹興開上書乞留心聖學篤志斯文用儒臣典司東觀內外之藏始有條理百代之典燦然可觀繕寫所著書十八部百四十卷以進詔藏祕府二十七年以薦應召奏言臣處山林三十餘年修書五十種皆已就尙欲取歷代之籍始三皇卒五季彙輯爲一名曰通志體參馬遷法則稍異謹撫上要覽十二篇名曰修史大例帝曰聞卿久矣何相見晚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爲御史葉義問所劾乞還山改監南嶽還家論著閱四年通志就詣闕請上會高宗幸建康命爲樞密院編修官尋兼攝簡詳諸房文字及駕歸繳進通志而公卒時年五十九矣生平枯淡好施居鄉終歲不一詣守令筆札雖詔從官給未嘗取也

北人犯邊公言歲星在宋彼將自斃後果然學者稱夾漈先生

蘇公總龜德化人紹興三十二年試中上舍優等第一孝宗卽位恩賜釋褐登第授衡州敎授紫遷參淮東議幕著有論語解大學儒行編詩文雜著

李公則字康成龍溪人少孤力學試太學不得志浩然東歸敎授生徒至百餘人如楊公汝南李公恂輩皆其門下紫薦鄉書前列紹興十二年以特科授桂嶺簿攝富川令調德化令所至皆有惠政轉通直郎致仕公學兼得之蘇程二家其敎人必以仁義爲本自號益壯翁

吳公獬字清臣龍溪人兩請鄉擧有聲又請漕擧及同文館擧與陳公知柔林公光朝友善陳公稱其古心古貌古文古學三山林子晦亦歎其爲天下奇才學者號省齋先生著述甚富有省齋集行世

陳公兢字戒叔龍溪人宣和間以特科調貴州法曹當路交薦後又登紹興三十年進士初尉長汀再授恩平新興二州敎授終龍南令著有周禮解及雜文數卷

王公文獻晉江人紹興間上所著孝經詳解一卷詔藏祕府

宋公藻字去華莆田人紹興初試禮部尋進申興十君論高宗稱善以布衣召見授廬陵尉若干載人形勢擢知江陰軍孝宗立除提擧浙東常平茶鹽事察得胥六百

餘人罷之奉旨賑恤永嘉發粟寬租蠲稅坐彈劾溫州守臣爲權貴所擠力匄休致卒贈大中大夫著羣經滯穗

余公崇龜字景望仙游人登淳熙間進士歷官司農丞賜對便殿時韓侂胄欲邀一見處以要津公不從力乞補外知江州侂胄罷卽日除監察御史入奏請愼名器上嘉納之除兵部侍郎兼權給事中著詩經講義

林公宗臣字實夫龍溪人受業高東溪之門登乾道二年進士歷官主簿見陳北溪趨向不凡心異之謂曰子所習者科舉耳聖賢大業則不在是因授以朱子所編近思錄陳卒爲儒宗實公啓之也

趙公師虞本宋宗臣世居臨漳朱子守漳首薦之其詞曰履行深醇持心明恕

陳公硏晉江人乾道二年進士官臨汀上疏乞弛鹽禁從之權貴欲引爲御史先令其排擊故相公曰公義不可犯善經學詩書易禮皆有解

袁公樞字機仲建安人試禮部詞賦第一乾道初以興化軍教授充禮部試官除太學錄有自閤門以節鉞簽樞密者公與同僚其論之上雖容納而色不怡著易傳解義辨異童子問通鑑紀事本末

莊公夏永春人家貧少孤從兄晦學登淳熙八年進士歷
知興國縣慶元開大旱應詔極言威福下移乃陰盛陽
衰之象宜體陽剛之德召爲太常博士遷國子博士陳
邊釁不可妄開議者難之又言今日之患莫大於兵冗
忤柄國者遂乞歸自號藻齋老人著禮記解
陳公震晉江人淳熙閒進士爲新建令以帑積舊券代下
戶輸租歷知紹州攝憲節卻臺府倒券數千緡再歷太
府丞奏減二廣丁錢奉祀歸里著春秋解史編雜著數
十卷
余公允文字隱之建安人以孟子亞聖自司馬君實作疑
孟其後李覯鄭原著常語及藝圃折衷皆肆詆毀乃作
尊孟辨三十餘條闢之
黃公宙字由仲晉江人乾道五年進士居鄉教授從游多
名士有論孟解詩文雜著
鄭公耕老字穀叔莆田人父安正少負才學一時名士多
從之公登進士除懷安主簿母喪服闋調明州教授州
當焚蕩之餘教弛學荒公經營區序興起斯文召見引
太祖問趙普天下何物最大普對道最大知道理最大
則必不以私意失公中孝宗悅擢國子簿添差福建安
撫司機宜文字秩滿歸南陂著詩易洪範中庸語孟訓

釋

陳公舜申字宋模連江人淳熙閒登進士第歷官知漳浦縣有惠政入爲著作郎轉對切直稱旨會有忌者出管武彝沖祐觀起參議淮閫未赴卒著易鑑四書解渾灝發旨審是集兵書訂解南唐餘事高齋文集子德一德一紹熙中進士官終朝請郎知宜州卒之日囊無餘貲所著有易傳發微橫州文集諸子總解數百卷兒弟四人二爲州牧二爲縣令叅世同纍推德門云

陳公德豫字子順連江人好學通博登淳熙十四年進士調建州戶曹試教官首選分教宣城時禁程氏學遺文皆令焚毀公取郡學所藏護持惟謹改京教叅遷諸軍糧料院歲旱求言公上封事以諱天變諱人言爲致旱之由乞去二諱以回天意光宗嘉納歷武學太學宗學博士抗疏論事議者以爲識時務叅遷著作郎會外國僧人入覲錫予甚豐乃歷陳梁武之失卽日有旨出僧人於國門之外終大理卿著有訥齋稾

林公光朝字謙之莆田人有聲場屋再舉禮部不第不復以得失爲意聞吳中陸子正學出尹和靖遂往從之專心踐履不爲訓詁四方來學無慮數百稱南夫子歸莆設講於東井紅泉閩之洛學公其宗也然惟口授未嘗

著書曰道之全體存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註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又曰日用是根株言語文字是注腳學者須求之日用求之不已則察乎天地隆興元年以進士及第授袁州司戶參軍乾道三年龍大淵曾覿以潛邸恩倖進公與劉朔以名儒薦對頗及二人罪由是改知永福縣禮大臣論薦不已召試館職爲祕書省正字歷著作郎進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九年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公不往賀遂出爲廣西提點刑獄洊至元年移廣東以擊殺茶寇功名拜國子祭酒四年孝宗幸國子監命講中庸大稱善面賜金紫除中書舍人時吏部郎謝廓然以曾覿薦賜同進士出身除臺中侍御命從中出孝宗度公必不奉詔改權工部侍郎請外遂以集英殿修撰出知婺州引疾提舉興國宮卒年六十五謚文節稱艾軒先生公明經博古通練世務道尊德威爲時取式無田宅以遺妻子獨富於書至死不釋卷其爲文精深簡古上參經訓下視騷詞有他人數百言不能道者直用數語雍容而有餘故其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朱子於當世之學閒有異同獨於公有稱重焉嘗曰某少年過莆見林謙之林次雲談道極得精神爲之踴躍鼓動後來再過則二公

已死更無一人能繼矣晚年著易論詩書語錄中庸解
並奏劄等集林希逸陳師復劉後村各爲之序姪成季
成季字井伯有學行從朱子游朱子深器重之所與筆札
甚多趙忠定禮爲上客每事必咨仕興國軍判官
黃公補字秀全莆田人攻端歷惠州教授公隨之永嘉陳
鵬飛謫惠州公師友焉其學用心於內視富貴利達蔑
如也教授於鄉及門者數百人時林謙之講學城南而
公在城東並爲學者宗尚登乾道八年特科授高州文
學調高要尉著九經解論語人物志
蔣公雛字元肅仙游人援筆數千言與林謙之輩十人稱
莆陽十先生又稱南夫子教授泉州常撰時政十議王
十朋見而歎曰經世之文也著有樸齋文稾
楊公興宗字似之長溪人祖惇體字穆仲以監察御史致
仕許在家言事時稱有田不買有官不做有子不蔭謂
之三奇公少師事鄭汝諧後執經林謙之之門登紹興
三十年進士調鉛山簿考宗登極上封事未陳以守爲
攻之策時相主和議使人要曰若登對無立異當以美
職相處卻之衆書抵東府力爭孝宗嘉其志除武學博
士既而召充館職條對切中時弊歷遷校書郎與林謙
之同校文省殿擢鄭僑蔡幼學陳傅良時稱得人修四

朝會要愿遷司勳郎論張說不當與趙汝愚同拜不報
又駁楊和王存中封爵大優恤時相虞允文出守處州
大有政聲除知溫州改嚴州終湖廣提舉著有自觀文
集從弟楫
楫字通老從朱子游稱其誠實可敬登淳熙戊戌進士調
莆田尉閩帥程叔達移縣括逃田公慿疏不便帥太怒
公徐對無所屈罷去漕使林祁曰尉敢格帥大是奇事
薦之參官司農寺簿劄論進君子退小人獎廉靖之操
絕奔競之風除國子博士轉少卿臺臣或干以私答曰
臺省紀綱學者規矩當各守職無相侵越尋出知安慶
移湖南提刑江西運判終朝散郎著奏議悅堂集
劉公夙字賓之莆田人師事林謙之得其傳紹興二十一
年登第召吉州司戶參軍添差建州教授改臨安以弟
朔爲溫州司戶迎母就養因乞與溫州教授莫沖兩易
以便親從之作養人材多所成就孝宗創位召除樞密
院編修以親老求去無何兼國史院編修力辭不就除
著作佐郎輪對首論馳射近侍備淮三事又以浙江水
奉詔陳得失言陛下與曾覿龍大淵輩觴詠倡酬字而
不名罷宰相易大將待其言乃決嚴法守裁僥倖當自
宮掖近侍始所請凡六事匄外除荆湖北路安撫司參

議乾道元年以親老匄祠主台州崇道觀三年差知衢州訟平政簡奏舒民力罷貢獻辨君子小人會曾覿副賀金正旦道衢人謁公弗納徙溫州明年引疾歸又明年卒是歲王龜齡黃某皆先公卒呂東萊悼以詩云諸老收身盡佳城又到公脊天那可開吾道竟成窮旌棬莆田雨簫橫雪水風今年襟上淚三泣萬夫嬃謙之亦云賓之愛君均於愛親憂國過於憂身古有遺直今難其人其爲一時名賢所推重如此著春秋解弟朔子彌正東部侍郎定朱子謚曰文休倡之建臨川三賢祠以祀黃勉齋文丞相卿正與焉次彌邵

朔字復之紹興三十年試禮部第一延試甲科調溫州同戶參軍孝宗初立與林謙之同召對曰陛下何不延納憤激敢言之士而聽訐直難堪之言因以自考察成敗得失且及曾覿龍大淵罪狀改宣議郎知福清縣虞允文贊孝宗恢復士多嚮之朔極諫以爲宜選兵將廣儲峙責成於端重堪事者從容以持其變不可憑虛蹈空過爲指料決天下於一擲孝宗竦然除祕書省正字以疾匄外除福建安撫司參議與兄賓之皆爲時望所推學者輻輳其門兄性挺特不以色假人公則濟以和易至輕祿位而重出處厚名義而薄勢利盡言於朝盡心

於官飭廉隅公是非殆不相讓云著春秋紀年
彌邵字壽翁素性狷介蚤孤遺書數廚晨夕鈔纂考論斷
制義理一以洙泗濂洛爲宗嘗質經於陳公忞評史於
鄭公寅問易於蔡公淵郡守楊棟揭尊德堂於學宮以
處之及棟提點福建獄復論薦於朝未報卒年八十二
公生平爲學專務實踐自幼至老確然不移著有易臺
漢考讀書日記學者稱習靜先生
林公亦之字學可福清人盛年挾策游四方卒不契去之
紅泉謁林謙之師事三十餘年遂爲高弟謙之卒莆人
推公嗣講席戶外履幾半於師或勸其著書公吟詩答
之曰講學紅泉不著書只將心學授生徒趙公汝愚帥
閩辟入東井書堂待以賓友之禮上其學業於朝命未
下卒學者稱綱山先生又稱月魚先生景定閒林希逸
追舉其賢贈迪功郎賜謚文介子簡字綺伯莆中劉克
莊少師之
林公肅字恭之仙游人少有文名從林謙之學淳熙閒試
教官科首選調臨安府教授有同學卓先者字進之言
論引古人與人寡合
黃公勉字季野莆田人少從林謙之學志行高古同游士
自劉賓之劉復之林學可而下皆推讓焉

陳公士楚字英仲莆田人從林謙之學登乾道壬辰進士
調臨江戶曹攝新喻縣政教大行改調候官以丞相周
必大薦入對孝宗奬其誠實紹熙初除宗正丞兼嘉王
府直講一日百官趨朝大雪丞相索表稱賀援筆立就
青宮開經筵講無逸篇其解稼穡艱難曰百穀蘖於土
芟萌既敷方有實三農力於田莠草既除方有秩以諷
小人妨君子之意壽皇稱其議論精詳理致深奧得師
儒之道賜金樽玉甌金錢歷軍器少監提舉江南東路
歲儉民饑不憚巡訪荒政最良歷除侍講卒

陳公縝字德容一字師文羅源人涪質有守毅然任道少
慕伊洛考亭之學屢試禮部對策獨以正心誠意爲說
俱見黜後對時務策擢第及廷試復如初始終發明伊
洛考亭之旨孝宗擢特奏第一賜同進士出身時涪熙
八年也子孫猶守家學

鄭公公敏字明之龍溪人幼孤與兄公顯字隱之苦學篤
志時號二鄭公顯登乾道而戊科歷官朝奉大夫有獻
時事十論公登乾道己酉第歷福清簿有政聲以薦調
古田教官廣學宮新祭器建講道堂闢射圃日與諸生
講明理學嘗以文謁憲使楊萬里大奇之兄弟俱以理
學見重於時各著文集語錄傳世

余公嘉字若蒙龍溪人登淳熙十一年進士任惠潭二州教授進聖域記特授浙西倉幹復進皇朝職官志高宗政範差監樞密院激賞庫進資時十論伏闕上書論韓侂胄又上書力沮和議復爲古鑑錄以進又上書論邊事進天文類例括象志改通直郎主管嶽祠所著周禮解禹貢考春秋地例增釋紀年錄雜論五音姓譜袁前後上書日代庖集骨鯁集

高公禾字穎叔晉江人淳熙八年進士知仙游縣省泛科築下頓橋知惠州拗楊梅大奚二寨以防寇盜歷遷兵部郎官陳復齋誌墓謂其學問月開日益卓然蚤茂

黃公渙字德亨光澤人嘗從呂東萊學淳熙閒南省第一人後守岳州罷厨傳蠲魚稅捕淫巫治績甚著

林公希逸字肅翁號鬳齋福清人師事陳公藻藻之學出於林學可學可出於林謙之授受有源登端平乙未進士爲平海軍推官以清白稱遷祕書省正字入對乞信任給諫又乞早決大計以慰人望理宗皆開納歷知興化軍首詔學者云自南渡後洛學中微朱張未起以經行倡東南使知聖賢心不在訓詁皆自莆南夫子始初疑漢儒不達性命洛學不好文辭使知性與天道不在文章外者自福清兩夫子始因立三先生祠并錄其文

以傳南夫子者學可藻也景定四年
舉亦之及藻爲有道之士又林公遇幼承父澤奉親不
仕並乞褒崇詔樹表書謚並祀學宮歷司農少卿終中
書舍人著易講春秋正附篇考工記解竹溪十一篇
王公遇字子合龍溪人父羽儀徽州通判博學能文公受
業張南軒呂東萊之門而與廖子晦黃勉齋陳安卿友
善登乾道八年進士歷官靳州教授日與諸生講說漏
二十刻猶徘徊學宮以趙汝愚薦知長樂縣撙節浮費
大修水利轉贛州通判薦章交上而侂胄當國公不少
貶求合侂胄敗召爲太學博士除王宮教授適毘陵大

旱命爲之守力講荒政民霑實惠浙東大饑詔提舉浙
東常平入對請齋戒以飭躬剛大以進德急聞直言以
救闕失樂從公議以扶正道斷絕斜封墨敕之原常存
視民如傷之念至官留心賑濟如在毘陵除大宗正遷
右曹郎中嘉定四年枝策殿廬畢事卒公居官所至介
然招之不來撼之不動黃勉齋稱其學識之精義利之
明拔出流俗之表學者稱東湖先生著論孟講義兩漢
博義子仲訥蔭官羅源令

邵公景之字秀山古田人從父整著春秋元經以家學相
友公早負文才事繼母至孝登乾道壬辰進士攝教建

竇受業胡籍溪之門歷官莆田令教授常百餘人著玉
坡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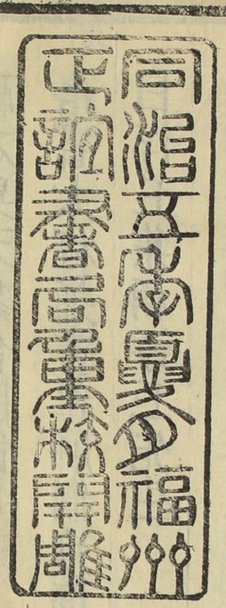
歐陽公光祖字慶祠崇安人九歲能文人稱童瑞從劉屏
山朱子講學屏山甚稱重之朱子亦遣三子師事焉乾
道八年再舉登第不赴趙公汝愚及張敬夫列薦於朝
方欲召用而趙公去國後爲江西運幹致仕卜築松坡
之上湛然終老

楊公炳晉江人祖世永爲端溪尉遇賊戰死眞西山表其
墓曰義烈公少力學精左氏春秋淳熙二年第進士薦
爲國子監錄參遷左司諫乞撙節宮中浮費嘗曰大臣
不爲私則小臣不敢干以私臺諫不爲私而後可責人
之私參遷權吏部尚書時邊釁寖開與鄧友龍異議遂
匄外開禧閒除寶謨閣直學士奉祠卒著有易說禮記
解西掖類稿諫垣存稿號儋溪居士

游公九言字誠之初名九思建陽人炎嘗湖南安撫參議
公開爽慷慨方十歲即能爲文詆秦檜及長銳志當世
熟南北事初筮古田尉入監文思院被旨視行在諸邑
災傷白都堂放苗八分以上孝廟攢宮有司妄費希賞
公上言極諫學禁方嚴公記上元縣明道祠痛議之歷
官知光化軍充荆鄂宣撫參謀卒特贈直龍圖閣謚文

靖公始受業張南軒南軒教以求放心久之有得嘗序
太極圖曰周子以無極加太極何也方其寂然無思萬
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
太極也欲知太極先識吾心讀者稱之號默齋先生弟
九功字勉之刑部侍郎加寶直學士清愼廉恪兄弟自
爲師友講明理學生平眞體實踐出於誠意號受齋先
生謚文清

陳公紹叔字克甫莆田人終日危坐一室俯讀仰思嘗爲
學者講論璣衡遂揉木爲儀象以示之既而鑄銅倣古
制又別制器象天體虛其中而綵之上刻周天度數而
以鈿螺塡之揭南北二極凡天河星宿皆列其名使夜
視之與天象合圍四尺五寸有奇名曰小天至於河圖
洛書太極通書律歷制度靡不研究有外集百餘卷題
曰浮丘集稱浮丘先生



道南源委卷之二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蔣錫璠魯士覆校
閩縣曾兆霖意齋分校
閩縣陳　椿壽如分校